



周韶华

家 之 路

山东美术出版社



大家之路

周韶华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韶华 / 周韶华绘.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6.1

(大家之路)

ISBN 7-5330-2168-1

I.周... II.周... III.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753 号

策 划: 姜衍波

责任编辑: 李晓雯 王 妍

装帧设计: 李海峰 李晓雯

封面摄影: 吴军和

书 名: 大家之路——周韶华
出 版: 山 东 美 术 出 版 社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2098268)
发 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 1 号楼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6193019)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4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2.00 元



这本图文并茂的集子，大体上勾划出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探索的轨迹。

我是一个痴迷的美术爱好者。虽未入室名门，但前贤们说，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一贯“我打我的”，说自己的话，画自己的画，走自己的路，自己做自己的上帝。从不在乎冷眼、白眼、侧眼和反目，坚持特立独行而义无反顾。

我的秉性是豪放为上，崇尚浩然正气，追寻至大至刚之大美，但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偶尔也画些“抒情小曲”。我的艺术发展观是“兼容并包，开放自由”，把中外古今与各门姐妹艺术冶于一炉，整体上是表现一脉相承的中华大文化精神，强调民族文化自尊、自信和自强。虽不能以“大家”自诩，但要的是顶天立地的人格与骨气。

感谢山东美术出版社的出版创意，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目 录

1 | 我的一份人生入场券

9 | 画家心语

9 | 横向移植与隔代遗传

——1985年1月3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

19 | 再论全方位观照

31 | 我的艺术观和方法论

47 | 从新视角观照仰韶文化

49 | 长江探源发现了我的艺术场

55 | 1985年前后我所经历的重大美术事件

59 | 大河寻源专论

59 | 回眸《大河寻源》

87 | 河源与心源

——周韶华画集《大河寻源》专辑序 王朝闻

89 | 看《大河寻源》画展有感 钱绍武

93 | 汉唐专论

93 | 《汉唐雄风》画展自白

95 | 雄浑厚重的盛世交响

——谈周韶华组画《汉唐雄风》 何西来

- 101 | 积健为雄
——《汉唐雄风》与周韶华艺术的宏壮风格 陈池瑜
- 107 | 释读新版“周家样” 李 淞
- 111 | 图像意义的再造——关于周韶华先生的近作 沈 伟
- 119 | 民族魂——读画随想 鲁慕迅
- 121 | 乘汉风到当今 朱青生
- 123 | 文化的胸襟——周韶华《汉唐雄风》画展门外谈 邵学海
- 127 | 画家访谈
- 127 | 追寻大美,建构盛世文化——周韶华访谈 曲平凡
- 137 | 横断山行答客问 楚 迟
- 147 | 千佛山下答客问
- 151 | 专家评论
- 151 | 周韶华简论 刘曦林
- 161 | 从《大河寻源》到《世纪风》 水天中
- 165 | 山水画革新家周韶华 邵大箴
- 169 | 周韶华的意义 刘骁纯
- 175 | 周韶华的艺术及其地位 彭 德
- 177 | 画坛大将周韶华 程 征
- 183 | 周韶华与当代中国画的创新 刘纲纪
- 189 | 中国人的一面鲜明革新大旗,外国人眼中的新东方象征主义
——周韶华的现代水墨艺术 刘国松
- 191 | 周韶华的难题与解题方案——周韶华的现代水墨艺术 鲁虹 祝斌
- 193 | 艺术年表

周韶华 我的一份人生入场券

人生好像一部写不完的大书，也好像一块磨刀石。

拉美特利说过：“大海越是布满暗礁，越是以险恶出名，我越觉得排除重重危险去寻求不朽是一件赏心乐事。”

的确，我深有同感。在我的这一生中，苦难并没有把我压倒，白眼冷遇和遭人菲薄也没有使我退却。我的体会是活着要有勇气，要有像火一样燃烧的人格力量去直面人生的挑战。至于个人的价值如何，关键是要看自己为世界创造了什么。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观。

往事如潮，涌上心头。我的童年，岁月蹉跎，不过是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顽童，没有光彩照人的东西。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做梦也未想到当画家。只是到后来，才渐渐意识到，现在的结果是以往岁月积淀的原由。其实，童年生活的无情与残忍、悲剧性的意识，早在娘胎里便开始孕育，这对于我出世后的命运似乎也有了定数。我艺术思想的深层根源，到现在才发现了它的真正起点。如果说整个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孩提时代则是这部大书的序言，此后一生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种子早在那时已经撒播了，命运的走向也已略见端倪。



1994年在画室

1929年10月21日，我降生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青木寨村。这里地濒黄海海岸北沿，与渤海湾连接，正东与韩国的汉城遥遥相对。荣成海岸曲折，湾岬相连，海岸线总长七百华里，可谓“有径皆缘海，无村不背山”，环境十分雄美。由于是温带季候风区，受冷暖气流交替的影响，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清明前后，海上作业的渔船铺满海天，是我国五大渔场之一，石岛与舟山的海门并称中国两大渔港。我们村的方位在石岛湾东北，背靠朝阳洞山，面临浩渺无际的太平洋。既可以看见太阳在大海冉冉升起，也可看到夕阳在大海中沉没。在朝阳洞以北的成山头，被人们称为东方的好望角。地势险要，扼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咽喉，是京津的海上大门。岸边礁石林立，如人体坐卧交错，是海浪歌唱的大舞台。它的神秘力量曾吸引了无数的骚人墨客，也召来了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此立祠祭拜太阳神。许多游客登上成山角的“天尽头”，颇有“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之慨叹。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生就一方人。我就是在这碧水蓝天、潮起潮落、太阳升沉中度过了童年时代。虽然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不幸与曲折，但大海至少给我解脱了一半。由于母亲长年病重，她无力对我严命制约，钻了这个空隙，就在海滩上跌打滚爬，在大风大浪里穿梭。这种危险的行为倘若被母亲看到了，会吓疯的。由于没有受到喋喋不休的管教和约束，我在这方面的自由解放，远比村里其它得宠的孩子要多得多。巨浪的翻滚，海潮的涌动，大海的寥廓和深沉，在我潜意识中已经打下了不能磨灭的烙印。也许是大海培养了我的天性，生成了我体内的艺术创作基因，这是我很幸运



1947年在山东省东海军分区司令部

的一面。尽管大海是一块圣地，但命运之神却不容许我向圣殿之门接近。不知哪一代得罪了上帝，对我施加百般折磨，千遍考验。在我的人生还懵懵未醒之时，父亲便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去了，未见过父亲的影子，就连一张相片也没留下，可谓音信全无。早已过世的爷爷和奶奶，也不曾谋面。不用说娇生惯养，就连母亲的宠爱也是极其有限的。从我记事起，母亲精神上就极为痛苦，失去丈夫是头等的打击，病重不能理家，是双重打击。她病倒在炕上，一连好多年，也不知患的是什么病，肚皮肿得青青的，满腹的浮水，有一触即破的样子，邻居的婆婆、婶婶们看了也害怕。可是请不起医生，没吃过一副药，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去了。就在当天半夜，堂伯父领着我到村外土地庙里替妈妈向土地爷报到。伯父叫我边走边喊：“妈妈跟我来！”还不让我回头看，怕撞着鬼魂。特别是在走进树林时，枝叶摇曳作响，吓得我毛骨悚然，浑身打颤。第二天姥爷、舅舅都来了，说得赶快埋，阴历七月天气太热，怕出事，便草草埋葬了。为了给妈妈办丧事，把仅有的两亩地也典当出去买了一口棺材。

听老人们说，祖父靠打渔为生，是位很棒的渔民舵手，风里来，雨里去，无论遇上什么惊涛骇浪，急流险礁，从未出过差错。后来因为还不起债而去下关东，一去不复返，据说死于丹东。祖母去世后，姑姑沦为童养媳。为了挣脱桎梏，姑姑很早参加了抗日战争。

父亲是怎样漂洋过海的呢？听说本村有个绰号叫狗二子的人，他从高丽仁川回来，鼓噪村里的年轻人跟他去高丽发大财，吹得天花乱坠，我父亲就是第一个上当的，跟他一起到了高丽国。下船到仁川，才知是当长工，为他种菜园，干了两年，分文不给，父亲气愤之下，说要打官司辩理，从此下落不明，传回来许多不可信的消息，有说是去当兵报仇的，死在战场上了。究竟高丽有什么战场也不得知，总之这场异国冤案恐怕永远难以真相大白了。

在母亲病重期间，我虽年纪很小，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但凡喂鸡、喂猪、推磨、拾草、砍柴、赶海，只要拿得起的活都得包下来。只在大农忙时舅舅才赶来帮种帮收。从这时起，我渐渐意识到，今后管这个家非我莫属了，舍我有谁？有时也贪玩，但必须多干活，还想学点文化，认几个字。于是经常在村办小学的窗外偷听

教师讲课和学生朗读。虽然进不了校门，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也能背得。有时把学生剩的纸头拣来画画，儿时就有这个爱好。为了使病卧不起的妈妈高兴，常常把学来的秧歌小调唱给她听。还画了不少戏剧脸谱、萝卜、白菜或鱼虾海贝之类的东西给她看。母亲有时露出一丝笑容，点头称赞。母亲点的这个头就好像给我的命运设下了一条伏线。这是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慈爱和鼓励，由于母亲的首肯，由爱好变成自信，再由自信变成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在这方面是会有出息的。人家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一点也不错。



1948年渡黄河后摄于郑州市

严酷的现实从不允许我沿直线发展，总在天性刚一露头时，很快就被扼杀了。有时我想，上苍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要我把七七四十九缸苦水都喝完的。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我还不满10岁。尤其是母亲的去世，如天塌地陷，乾坤崩裂，对我来说是急转直下，同时也是急转直上。所谓急转直下，从此家破人亡，独留一身；所谓急转直上，是上帝患了急性病，急于破格提拔儿童，坐“直升飞机”，要我马上成熟，变成一个大人，一切要靠自己索取。而母亲留给我的遗产是什么呢？就是放手让我自干，白手起家，自奔前程，靠自己的两条腿走一条血路。现在想来，我要感激母亲给予我的这笔遗产。虽然未立遗嘱，但却教我学着怎样自立，建立自信，培养自尊，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也要感谢上帝的提拔，是他赐给我一块磨刀石，要我反复接受磨砺，此外别无其它选择。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在我成为彻头彻尾的孤儿之后，二舅怜悯我，把我接到姥姥家住。有一次听到二舅对二老说：“我八个姐妹，都不在人世了，惟独留下这个后裔。这孩子天赋好，听别人唱遍歌他就能记住，咱家再穷也得供他上两年学，长大也好有个挣饭吃的本事。”这话正中姥姥的心怀，姥爷也说：“好”。天下父母心，

有谁不疼女儿外孙的！在困境中舅舅给我送来了光明，真是天大的恩惠。舅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懂事，别人在两年中读的书，你得一年读完，他们在四年读的书，你得两年念完，时间长了咱可供不起。”我高兴得只差没给舅舅叩头，哪有不同意的！

这个小学是村民自己筹办的，请的教师是本村的一位只会教四书的张万亨老先生。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的教学方式很简单，就是认字与死背书本，“法器”是一把硬红木做的戒尺。村里的老头也常到学校给他出主意，讲什么“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板子底下出高徒”，“不严加管教是出不了高徒的！”云云。所以只要有一个学生触犯了张老先生的王法，每个学生都得挨戒尺的惩罚，对每人都打板子，决不漏掉一个。我也因此挨了许多次打，有时很想把那戒尺偷出扔到粪缸里。我入学的第一天便越过了一年级，从孔子的“子曰：学而时习之……”开课，3个月把孔夫子的《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不理解的也不敢问，因为那戒尺是不吃素的，对那老头打人，只能恨在心里，反抗是没有好下场的。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感谢这位老先生，是他给我上了第一课，跨进文化的门槛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1949年解放武汉时留影

上苍没长眼，命运捉弄人。1939年夏秋之交，先涝后旱，蝗虫遮天，农民遭殃，次年春荒，老百姓走投无路，乡村小学也办不下去了。二舅家里有16张口吃饭，闲言碎语也多，尤其在这大灾之年，每当端起碗吃饭的时候，有些话实在使我将饭难以咽下去。如“这孩子真能吃！”，“穷孩子……”等，都直刺我的自尊心，姥姥听了也禁不住流泪，这使我更加难过，初次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心想这毕竟不是我的永久栖身之所，自己是条男子汉，也长着两只手，在感情冲动之下便冒险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涯。先到石岛，再到威海，这些地方都无我的立锥之地，不得已而到大连闯关东了。几



经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大连西岗一家糕点厂当上了童工，条件是只给饭吃，没有工钱，也不管穿衣和其它什么的，厂里没人干的脏活都由我包下来，当跑腿儿，干小工，还要给老板端洗尿壶。最可恨的是那个老板娘，指手画脚不说，还动手动脚，几次想反抗而压抑住自己心头的怒火。在家里虽然悲惨穷困，还不觉得真苦。可是这个婆娘则是骑在我头上的监狱长。这里也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她叫我吃够了做奴隶的苦头，在我的心目中她完全是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干了一年，拂袖而归，告别了旧世界，去寻找自己并未想清楚的新世界。

回到家乡，真的迎来了新世界，巧得很，不早不晚，正好遇上八路军的游击队，开到我们家乡。一些传奇式的英雄故事也在农村里传开，抗日烽火四起，民众的热情从沉睡的土地里迸发出来，在中国的东端一隅，到处都可听到抗战的歌声。

村民们或许以为我是闯关东，见过世面的人，也没有别人扯后腿，很快把我推出来当儿童团团长，可把我乐死了，扛上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送鸡毛信，同成年人一样参加反扫荡的抗日斗争。还在墙上写大标语，画漫画，进行抗日宣传。这样干，还觉得不够味，梦想着当上一名正规的八路军，扛上钢枪多好呢！

1941年1月，我刚满12岁，因个头高而谎报15岁，真的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指导员上下打量一下我的体格，拍拍我的肩膀说：“好”。从此我就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2团13连的一名战士。当了几个月的通讯员，首长赏识我会画画唱歌，便派我到连队去当文化教员。连队里近百名战士，个个都比我年纪大，只有我一人才13岁。面对“群山”，教大家唱歌、识字、讲时事，做宣传鼓动，组织文艺生活，当指导员的助手。因为要教唱很多歌儿，现炒现卖不够用，不识简谱是一大障碍。就在这时，连猜带悟再加上去其它连队请教，很快掌握了简谱，在全团开大会啦啦队赛歌时，便立于不败之地。这段时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寇实行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火



1973年下放期间在竹山县办摄影学习班，带领学员到十转山林场与劳模陈正宽合影

网大扫荡，祖辈给我留下的几间房屋也被日本鬼子烧为灰烬。我们经常在敌占区出没，不少同志牺牲了。也可能是早先吃惯了苦的原因，我倒觉得比在家里要好上几倍，同志间亲如兄弟，工作忙得干不完，睡着觉了也不知醒，1943年我被发展为中华民族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希望多打胜仗，抗战早早胜利。

残酷的斗争很能磨炼人，最主要的是锻炼出不畏艰险的意志和人格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个人的经历也非一帆风顺，后来遇到的许多麻烦事，如果没有这种锻炼恐怕是很难挺得住的。走入人生社会是要交入场券的，为取得这张入场券，饱经磨难，不管自愿不自愿，在不知不觉中为日后的事业奠定了最深层的根基。

我深知自己的文化底子太浅薄，于是不放弃一切机会，挤出可挤的时间，进行文化补课，也知道自己的艺术无根，未受过正规训练，便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第一是选择自己能走得通的路；第二是补课，补课再补课，“咬定青山不放松”，以“虔

诚敬业”为座右铭，抱一而择善固执，用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激励自己去进取。

在文化补课方面，我的第一要义是“不耻下问”。对不识的字决不马虎过去，坚持翻字典，认一个记一个，像燕子垒窝，积点成家。读书要有系统，有计划并有毅力，贵在坚持，持之以恒。多读名著，对一般的书可以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对重要的论述必须钻进去，沉下去，求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文史哲都应涉猎，使知识的结构不仅具有专业性，而且还有系统性。这种文化准备对我后来的事业帮助很大，既扩大了思维空间，又丰富了视野，为我后来坚持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双向投入，准备了前提条件。

往事离我已很远很远了，但又形影不离，近在眼前。我觉得我现在的艺术心态和创作方式，大都是童心的复现；现在结的果子，也是以前播下的种子。我常以此为贵，不断呼唤童心，以保持艺术的青春活力。有人说：“一个人的后半生完全是由他前半生养成的习惯构成的。”我相信此言甚是。所以我现在仍然是在苦中求乐。每一个进展或突破都是相当艰苦的，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尼采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拥有他的生命之‘为何’，就差不多能对付一切‘如何’。”像我们这样的平凡人固然不能同圣贤相比，但应学习他们的处世态度，为发现而探险，为自己塑造人生。

睹画思情，每当看到我现在的许多作品，便发现孩提时代的影子无处不在；忧患意识无处不是。假如我母亲还健在，她会发觉这一切都证实了她最初的微笑，是对儿子的命运的预测。似乎可以这么说：“苦味给予我的好处远比甜味多得多。”

当我编写完这部文集时，好像在仔细阅读自己的生平经历，真的使我感觉到，在逆水行舟中给予我最深刻的教导是：身处逆境，要靠自己去拯救自己，既要认识自己，又要开发自己，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用伽利略的话说：“生命如铁钻，愈被敲打，愈能发出火花。”

1997年元旦

2005年元月重校

周韶华 横向移植与隔代遗传

——1985年1月3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

先生们、同学们：

你们好！我同你们的心情一样，都很关注当代中国艺术的现代建构。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共识。以现代中国水墨画的创新而论，我以为这首先是在当代意识烛照下的革新。当代意识就是开放、变革、包容、传承、创新、自主，既要与传统一脉相承，又要除旧布新同西方互补，这样才能建成新的东方艺术体系。起初由蔡元培先生倡导，由林风眠先生主持的国立杭州艺专，其一翼是搞传统的很传统，另一翼是搞现代的很现代，两翼并飞，走出来好几位艺术大师，就是开放包容的最有力的佐证。这是一种大视野、大格局思维的结果。一切有创意的画家，都不是千人一面，他们都必须有各自的解题方案，找到各自与传统勾连的线索，选准东方与西方融合的具体接合部位。这是最核心的关系到艺术本体的问题。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要在前所未有的艺术空白点上进行，要有文化针对性地进行，要拟定出文化进取

2003年春节在济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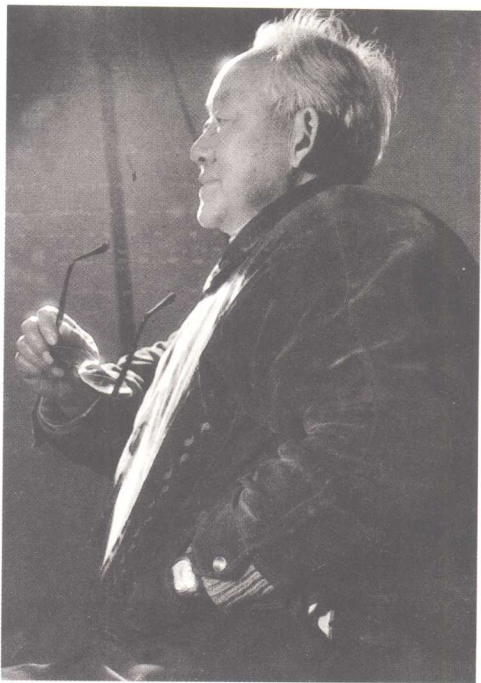
的目标，去做前人没有做或前人未达到之事，这样变革才能生效。

我的创新选择有两条：一条是上接传统，下连现代，反对近亲繁殖，主张隔代遗传，上溯汉唐以远；另一条是在东西方之间跨越，主张移花接木，横向移植，又不倾倒入西方，是择优交融。遗传也好，移植也好，都必须在艺术本体上解决勾连与融合。无非是图式换型、语言转换，解题方案不能离开艺术本体语言这个基本点，这是我自己始终守住的最根本的立足点。

我一贯怀有这样的信念：任何东西不能代替创造，作品就是力量，画家要通过作品来实现自己的革新诺言。因为作品不但是作者的修养的结晶，是他的审美观念的体现，而且作者与读者也是通过创造意识和接受意识共同作用于作品的价值。无疑这同画家要学者化有关，画家不能不学无术。只有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双轨同步，才能引导自己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对待艺术，能够贯通古今，融汇中西，把民族精神与时代契合起来，这其中最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精神和独创性的创造意识。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实质性的革新创造。

我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说，某人是本世纪画坛的天才，某人是巨匠，某人是大师云云。巨匠大师是后人认可的，是由历史筛选出来的。因为后人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只有他们的创作和对美术史所作的贡献，经过几代人有口皆碑来认定，创造性是这些艺术家的基本特征，自主性是这些艺术家的灵魂。

然而，几乎所有的艺术家在他还没有成气候以前，最紧要的问题还是夯实好基础，养成实力，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把已经积累的经验能吸收综合到什么发力点上。因为传统与创新怎样勾连，东方与西



1986年在华中理工大学